



父亲的心

曲 颀 著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亲的心 / 曲颀著.

-- 北京:现代出版社, 2010.9

ISBN 978-7-80244-861-2

I. ①父… II. ①曲… III. ①叙事散文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76609号

父亲的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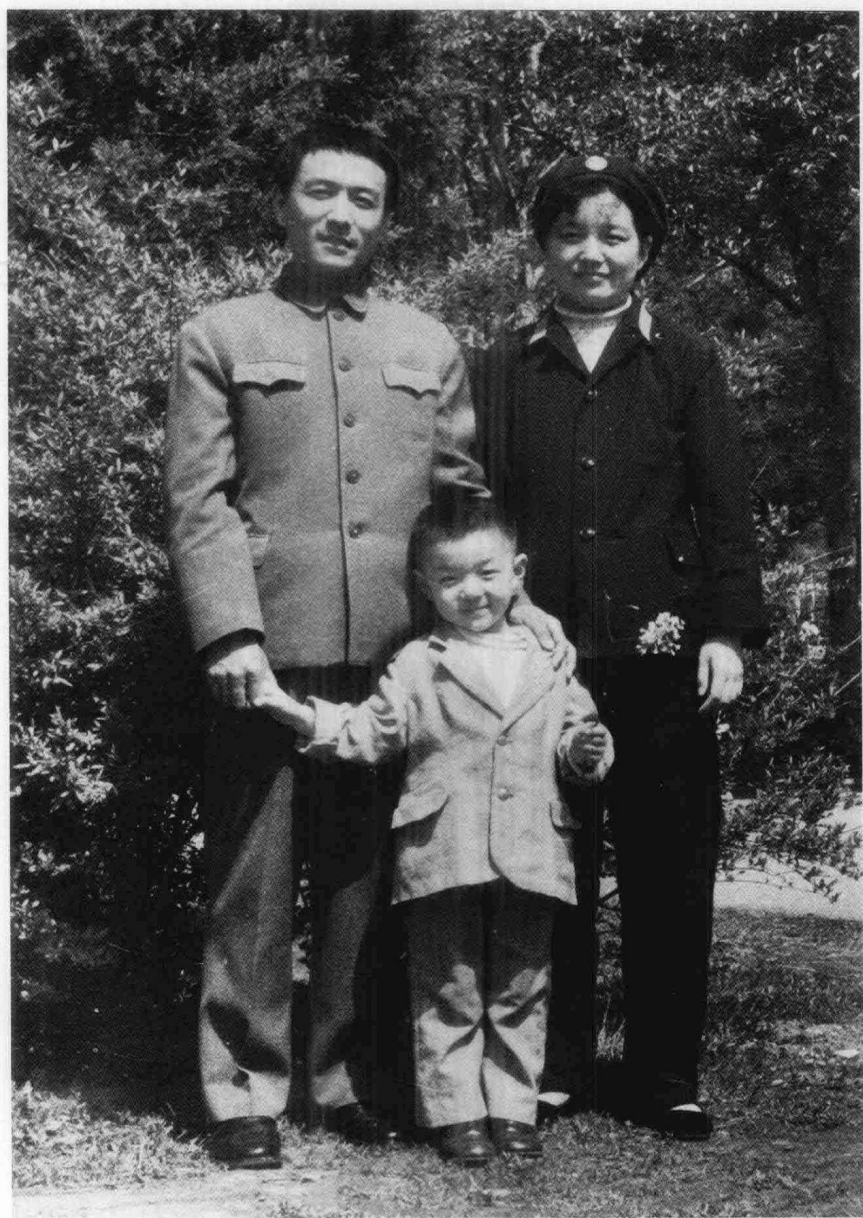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	曲 颀
责任编辑	张桂玲
版式设计	Leon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(010)64267325 64245264
网 址	www.xiandaibook.com
电子邮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	13
版 次	2010年9月第2版
书 号	ISBN 978-7-80244-861-2
定 价	28.00 元

父亲的心

曲 颀 著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

再 版 前 言

2001年，我为了帮助在国外留学的儿子建立起一个自我完善的机制，写了《父亲的心》。2006年，儿子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毕业后回到了祖国，2010年创作出版了《大洋彼岸》一书。

现在，那几十个视为我“教父”的孩子也已长大成人。至此，我觉得《父亲的心》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一些人在看《大洋彼岸》时也很想看看《父亲的心》。他们很想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，很想知道两代人相伴成长的相互关系。

《父亲的心》是十年前出版的，书店里早已没了它的踪影。现在既然有需求，我也愿意将它再版。

再版的《父亲的心》只做了稍许的修整，当初儿子建议删除的那些内容这次都补上了，《父亲的心》恢复了它初创时的面目。儿子当初批评我的书有“红旗不倒彩旗飘飘”之嫌。其实，“红旗不倒彩旗飘飘”正是这个时代的精神，老一代的人为什么就不可以与时俱进呢？

曲颀

2010年7月4日

目录

再版前言	／ 3
人为什么活着（代序）	／ 6
两代人	／ 8
我的儿子	／ 11
菊老师	／ 15
大海	／ 17
高山	／ 18
纪念碑	／ 19
梦中梦	／ 21
学校	／ 24
玩是合理的	／ 26
作文和日记	／ 30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	／ 35
童心	／ 38
欲望	／ 42
民主	／ 47
哲学	／ 50
伪装	／ 54
少年	／ 57
上中学	／ 62
朋友	／ 65
担心	／ 69

计划	／ 71
坚持就是胜利	／ 75
南辕北辙	／ 77
恶心与崇拜	／ 83
演说和竞选	／ 86
投机与反省	／ 89
初恋和打架	／ 91
底线	／ 96
自救	／ 99
我可别死	／ 102
小说和人生	／ 107
看书	／ 132
心照不宣	／ 140
苦闷	／ 158
人世间	／ 160
儿子想自立	／ 173
漫画社	／ 176
命运和乡愁	／ 183
儿子的妈妈	／ 187
离家	／ 191
再版后记	／ 204

人为什么活着

（代序）

回顾四十几年的人生，我遇到过许多事情，体验过喜怒哀乐，但最让我感到满足的是自己当父亲的经历。现在以至将来，一旦有人问起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时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，是给一个男孩子当父亲。

从儿子走进幼儿园开始群体生活起，我就生硬地把自己认为的生活中一些恒定不变的东西传授给他，如善良、宽容、勤劳、责任等等。我希望儿子尽早地形成属于自己的价值观，对生存的意义有自己的想法，在纷繁复杂的生存环境中不为诱惑所左右的定力。儿子如果成熟到这一步，他将来不管是当总统还是当乞丐都是无所谓的。然而情形恰恰是这样的，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，我自己却在重新思索活着的意义，重新确立生存的价值，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，自己也走向成熟和完善。事实是父子相伴成长。

如今儿子成了大人。作为个体生命，他有自己的独立意识，与父亲是实实在在的两个人。这时，当父亲的与儿子有种交流的渴望。交流的目的不是保持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，而是想告诉儿子，随着你的成长，父亲的人生也升华和趋于成熟了，父亲因为有了你而幸运。

我作为父亲，一个男孩子的父亲，特别理解曲颐为什么要写这本书，为什么给它取名叫《父亲的心》。他就是要通过这本书实现与远在加拿大的儿子的交流，要告诉儿子在培育他的过程中自己经历了哪些。在近五十年的生涯中，他拼搏过、辉煌过，也几近死亡过，然而这些在儿子扬毅面前似乎都变得无足轻重。是儿子扬毅把他从死亡的门槛前唤

回，又是儿子扬毅的远行促使他回首往事，在回忆与儿子相伴成长的经历中重新质询生的神圣性，于是就有了这本书。曲颀希望儿子能够理解他。这书是曲颀写给儿子的，但他却让我这个当父亲的感动，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历的期待、焦虑、痛苦以致陶醉都在阅读时被鲜活地勾连出来，再一次追问那个让我们大家坐卧不安的问题：人为什么活着？

洪兆惠

2000年12月15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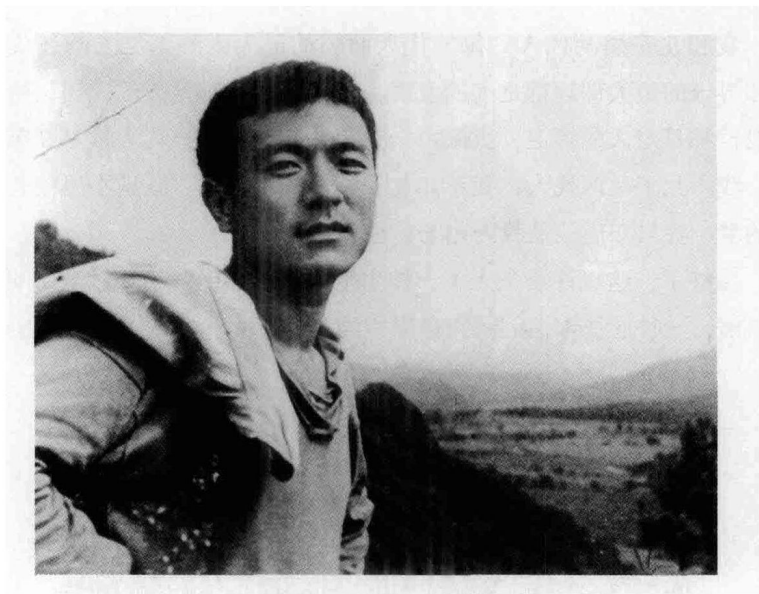
两代人

1999年，大病初愈的我整日在思索着从“鬼门关”过来以后应该如何重新开始。

4月的一天，我收到了儿子从加拿大温哥华的学校寄来的照片，他在照片后面写着：“我20岁了。”

我20岁时正在广阔天地当知青。

那时候，我在创业队种地，一天里就盼着太阳落山。晚上，飞蛾、蠓虫儿扑着小油灯，我在青年点里看书。“天上星星亮晶晶，村里几处灯光明，知识青年学毛选，又忘夜已入三更。”“谁有你的根底艰难贫苦啊，你从那紫色的岩石上挺起了腰！”“举红旗天地开，盘古生我新一代，大笔大字写新篇，无限青春向未来！”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



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！”我心里全是这样的诗与歌。

后来，我回城了；后来，我千百次回头去寻找那晚霞，寻找那小油灯，寻找那我栽的小树；后来，一切都变成了梦。再后来，我明白了那梦原来就是乡愁。

如今，我的儿子20岁了，他在国外念书。

儿子来了电话，他说老师很喜欢他，他也很喜欢老师。儿子出国时特地带了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孙子兵法》，一本是《老人与海》。我庆幸东西方文化可以沟通。

儿子来了电话，他说他自己动手做饭，中午带饭盒。我感到骄傲。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这是人的骨气，是人的光荣。

儿子来了电话，他说：“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我们无须在任何人面前妄自菲薄。我记着爷爷告诉我的话——不能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。”我意识到“精卫”那小鸟在他心里飞起来了。

我和儿子是两代人。每一代人面临的最大困惑都是人的迷失，探索和寻求的最大课题都是人的发现，最大的任务都是人的建树，所有的捍卫也都是对人的捍卫。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一代人都是在重新开始。我和儿子是两代人，我不知儿子心里的诗与歌，我猜不出他有什么样的梦。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儿子，也许这就足够了。

足够了，这也许正是人类一种生生不息的愿望，一种对生命的理解和自信，一种通往永恒的巨大自慰和满足。





我的儿子

我1978年结婚，那时我27岁。我和妻子住在二楼一间朝阳的小房间里。

儿子出生前，我甚至对他都没有好印象，因为他的妈妈每天早上都要趴在水池子上吐一阵儿。我给她捶背，她脸色苍白，用手背擦着嘴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没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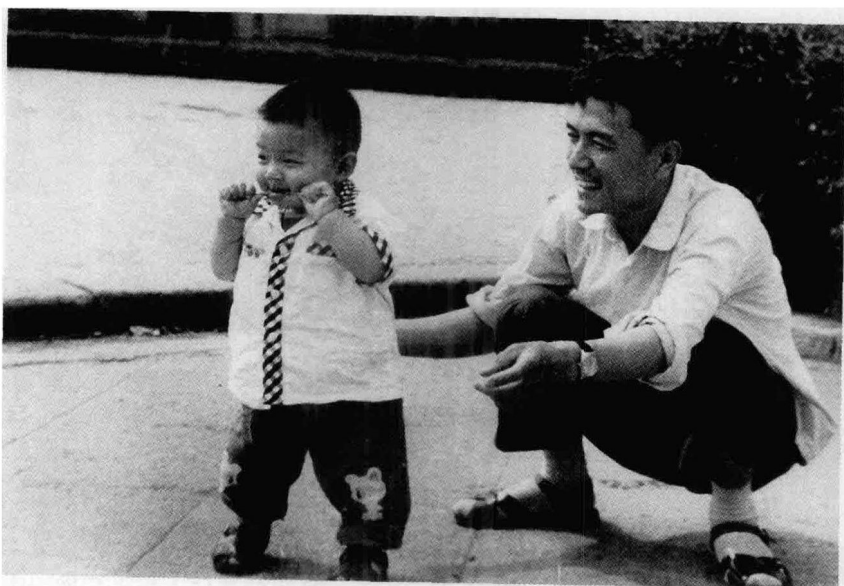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次见到儿子，是在产院里。他妈妈抱着他，他小小的发红的脸，淡淡的黄眉毛，紧闭着眼睛，薄薄的小嘴蠕动着。我心底萌发出一种异样的感觉——我的儿子？

出院时，儿子由他妈妈抱着上了轿车，我骑着自行车在后头追。我一边拼命骑，一边想：“这小子，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比他爸神气！”

回到家来儿子他妈妈发高烧，奶不足。我用奶粉给儿子调理吃的，不分昼夜，两个点一次，稀了不行、干了不行、热了不行、凉了也不行，稍供应不上，他就叫唤。“哎呀，这可要了命了，这可啥时候是个头呢！”

令人昏头涨脑的那些日子过后，儿子开始日新月异。

一天，他大哭大叫流出了眼泪。邻居于婶看了，奇怪地说：“不对啊，月窠的孩子不应有眼泪啊！”他睁开了眼睛，可是，只有你的手在



他前面晃，他才有反应。尔后，他能听见动静了，关门的声大了，他一惊一乍的。

终于，儿子出生56天了，可以照相了。他脑袋大、身子小，还是软绵绵的。

一天，他转动脑袋看着我，嘴咧了一下。母亲对我说：“他认人了。”我感动极了。儿子对我有一种极大的诱惑力，我常常着迷地看着他，看着这小小的孩子，心底便会涌出一种令人不知怎样才好的爱怜。

很快，儿子可以让人竖着抱了。他开始练翻身了，他躺在床上使劲、一使劲地，他终于翻了过来。他累得够呛，低下头趴着，歇了好一会儿，抬起头，冲我乐了。他扶着东西可以站立了；他敢迈步了；我一放手他就东倒西歪地跑起来了。

他总是想跑，我不抓住他，他就会摔跟头。

儿子到了3岁，又白又胖，胳膊和腿像大香肠。我喜欢捏他，一捏他就乐。蚊子也喜欢他，喜欢咬他，我对蚊子深恶痛绝。夜里，我起来

打蚊子。一个蚊子从儿子身上飞起来了，落在了天棚上，我用湿毛巾猛地往上一扔，蚊子被击中，掉了下来，我用两个手指狠狠一捏。半夜打蚊子，守护儿子，一半清醒、一半醉。

那时候，我们常带儿子回母亲家。那大院几十户人家。

我骑着挎斗车，儿子坐在里头，儿子他妈妈骑着自行车随着。挎斗车一进大院，院里的小孩子们便欢呼起来：“扬毅来了！扬毅来了！”他们上前来，你一下、我一下地摸儿子。大人们端着饭碗出来看着。

小洋的妈妈大高个儿，戴白帽子，是纺织厂的工人，院里的人没见过她笑过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，小洋的妈妈把小洋的姥姥从屋里给赶了出来，让她在屋外的小仓库里住，那老太太已经很老了。小洋的妈妈不给老太太饭吃，小洋就偷偷地给她送吃的，结果被他妈妈抓住，关在了地板底下的地沟里，也不给吃的。冬天，老太太死了。老太太被从小仓库里抬了出来，她的鼻子底下和下巴上挂着细细的冰溜，她一定是哭过。院里的人谁也不说什么，因为那老太太在旧社会是地主婆。这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。

一天，小洋的妈妈下班了，她戴着白帽子进了院里，她在一群小孩子的面前停了下来，她看着我的儿子，她笑了一下。儿子的奶奶正在阳台上，她吓坏了。儿子没有害怕，他乐着，向小洋的妈妈举着手里的冰果。

从那以后，我看到母亲总是先同小洋的妈妈打招呼，有时俩人还站着说上一会儿，脸上都有笑容。

小的时候，我记得权叔叔总来我们家和父亲下棋，他要是输了，就拧我耳朵一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他不来了，他和父亲是对立派，我十分恨他。母亲见到他，也总要沉下脸。

一天，权叔叔站在院中央，他一只手掐着腰，一只手摸着儿子的

头，冲着二楼阳台上的母亲喊：“哎，老曲婆子，你的孙子挺肥啊！”母亲高兴了。从那以后，权叔叔又经常来我们家找父亲下棋了。

有时我想，爱孩子，这可能是人类最高尚的一种感情。

一天，我带儿子到东北工学院的大院去玩，他一刻不停地跑来跑去。突然我心一动，我俯下身把耳朵贴在地上听那“咚咚”声。

“咚——咚——咚”那声响，一会儿由远而近，一会儿又由近至远。

“听人类的足音”，我想起鲁迅的那句话，一种莫名的浩大的感觉从心中升腾了出来。

在这个时候，我还没有理解儿子对我的意义。大概是在这20年后我才发现和儿子一块儿到来的还有上帝，还有爱，还有一道精神的光芒。儿子激活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全部潜能，儿子让我的人生充满了意义、经验充满了价值。与作为一个父亲相伴而生的责任之中还充满了人生的各种滋味，这让我获得了一个就在身边的全新的世界。为人之子和为人之父的双重感受和体会，让人发现了一个男人精神成长的深远途径。父亲是生命、觉悟和思想的起点，父亲是男人通往永恒的途径。



菊老师

儿子到了3岁，他妈妈说：“该让他上幼儿园了。”我当然同意。

省委幼儿园是这个城市里最好的幼儿园之一。儿子第一天上幼儿园，表现得很平静。在幼儿园门口，他乖乖地让菊老师领走了，快进楼时，他回过身，向我和他妈妈张了张手。我有点儿可怜他，我想着《悲惨世界》里的小柯赛特。

好几个第一天上幼儿园的孩子不愿同父母分离，他们在大哭大嚎、跺脚打滚，我们赶快走了。

下班时，我早早地来到了幼儿园门口，菊老师领着儿子，把他交给我。菊老师说：“你这小孩贼有意思，我上哪、他跟哪，别人谁领也不去，我上厕所都得带着他！”儿子笑眯眯地看着他的老师。

菊老师很年轻，才从幼师毕业不久。

第二天，小菊告诉我：“你儿子今天尿裤子了，他还不习惯定时去大小便。”小菊已经把他的裤子洗过了。

第三天中午，我去了幼儿园。正是午睡时间，静悄悄的。小菊倚